

# 螢光照佛

香光莊嚴【第六十三期】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▼ 二一八

這位「赤馬」天人也真像螢火蟲，  
身軀一閃就自暗夜裡的祇樹給孤獨園中消失了。

感謝他奇異的生命微光，為我們照亮了一頁佛陀教示……

螢火蟲飛來了。這裡、那裡，一隻、  
兩隻、三隻……

螢蟲也可以算是旅行家罷。明滅、抖  
顫著微光，像要用渺小的身軀，去測度世  
界的廣袤；又像以黑夜為箋紙，在急切書  
寫一行行不可思議的語言。

入夜，坐於田野茅篷小旅店的涼台竹  
椅，搖扇觀流螢，是我和阿昌在旅行峇里  
島期間，每日最享受的時分了。峇里島四  
季如夏，明媚的耶林芭蕉水稻田風光，宛  
如四十年前的台灣；而約佔居民百分之九

十的印度教徒，卻以繁密的祭祀文化，格  
外催動了這熱帶島嶼的生命輪迴。

就像此時，在烏布村，一個七月下旬  
的夜晚，田野彼端猶自傳來甘美朗打擊樂  
器反覆的無調性演奏，村中長者在火葬場  
祭台上大聲詠唱，沒完沒了，不知是在演  
唱「摩訶婆羅多」或「羅摩衍那」史詩以  
慰死者，還是在和火葬後的死者亡靈對  
話：去吧，親愛的朋友，乘潔淨祭火，莫  
猶豫的去投生美好的下一世吧……

二十一世紀了，在峇里島農村裡，還



依稀可以感觸到紀元前古印度奧義書時代的氛圍。同時，我也向烏布村熟練的手藝人購買了木雕的小佛像。垂目跏趺的佛像是刻了賣給觀光客的，拿在手中，還可以察覺未乾樹汁的潮濕。佛陀的角色對此地的印度教徒而言，已成為保護神維許奴的化身之一，被尊重不斷輪迴的印度教教義所吸納、覆藏了。

我把小木佛高放在旅舍涼台的泥磚牆柱上，讓它晾乾，以免攜回台灣後因水土不服而乾裂。

明快刀法刻就的佛陀，眉目寧靜。朝向繁花開落、萬物競相生滅的峇里田野，木雕佛陀可也感觸到一份輪迴生死之痛？而此時已入夜。輕微的雨霧矇矓了火葬場傳來的甘美朗樂聲，璀璨如鑽的螢蟲如滴

露般，從開花的芒果樹上跌落。生、滅、生、滅……閃爍微光從葉隙直落草叢。未久，那一點綠光又奮起，顫晃著直撲向我和阿昌靜坐的旅舍涼台……

螢蟲微光，勾起我們多年結伴旅行經驗中最美的記憶。那是十多年前，我們在尼泊爾自助旅行，乘搭當地極老舊、宛如生鏽鐵罐的小巴士，擠在眾多攜糧帶貨的鄉民間，顛簸搖晃的往佛誕地——藍毘尼園去。到站，已近黃昏。我們大氣也沒喘一口，就把行李放定在當時彼處唯一的旅館中，趕緊奔赴藍毘尼，想在日落前一睹聖地遺跡。

這是我生平首次與佛陀聖地接觸，每往前走一步，如同踏向嚮往已久的傳奇。而絢爛的西天彩霞和溫柔起伏的丘陵田

野，竟也完滿的一分分把心目中的傳奇落實了。啊！沒有錯，這就是兩千五百年前、雪山南麓的小城邦國家——迦毘羅衛國中，悉達多太子誕生的所在了。

也只有在此溫柔安祥的風土中，會誕生如此的人格罷。記得當時的我，邊加緊腳步、邊感受到沁入心脾的喜悅，也是一份美夢成真的釋然。

我們來到距旅館約一公里左右的藍毘尼園遺址。落日餘暉把毘鉢羅樹和水池映就一片金紅——這是當年懷胎足月的淨飯王妃摩耶夫人，於返娘家待產的途中，在此歇息卻提前生下悉達多王子的所在。

兩千五百年前的野生蓮池，後來改成一石砌長方形水池。池畔一座高建於古臺基上的摩耶夫人廟，小小的殿宇內壁雕刻著

摩耶夫人手攀無憂樹枝，生下太子的浮雕。

靜極了，幾乎不見任何訪客。我來到廟後半截阿育王殘柱前，藉英文標示分辨柱上阿育王設的銘文：「由於薄伽梵在此誕生，聖地居民得以減稅……」

摩娑柱上斑剝銘文之時，天色已經轉暗。暮色中，我遙見一個著袈裟的僧人，正安靜而徐緩的在池畔經行，像是以攝心專一的腳步向佛陀致敬。像我們一樣，他必然也是遠道來朝拜聖地的罷；天黑了，也不捨離去。

在返回旅館的路上，經過一段樹林小徑。夕陽業已完全沉沒，林中一片漆黑。

忽然，螢火蟲亮起來了。一隻、兩隻、三隻……



令人驚訝的，這不是普通的野外螢蟲景致，錯愕間，我們竟看到千百隻流螢同時在林間盤飛旋舞，並且升騰向數丈高的濃蔭大樹，把宛如黑色剪影的大樹裝點得熠熠閃閃。我和阿昌簡直看呆了。怎麼回事？太美，太奇妙了。

回到旅館，安歇前，我們還不斷談論那螢火蟲造成的奇景。從來也沒見過那麼多螢火蟲，而蟲又能飛得那麼高的。是聖地顯現的奇蹟嗎？我們的談話充滿因璀璨螢光而引起的奇思遐想，而那一夜的睡眠，也就特別不安穩了。

半睡半醒的亢奮中，但覺旅館外的樹林間夜鳥撲飛爭喧，蟲聲也鳴成一片。

約在黎明時分，旅館床鋪忽然如水上浮船般搖晃起來——

啊，地震！

搖晃停歇後，我們才明白林中千百螢蟲競相高飛，以及徹夜鳥啼蟲鳴，原來是出於敏銳的生物感應，預知有強大地震將發生，並非無因而起。

待我們離開藍昆尼、抵達加德滿都，從電視新聞得悉這次地震遠比我們所感知的還要嚴重得多。由於藍昆尼位置偏離震央，只令我們虛驚一場，而加德滿都人煙密集的区域可就慘了。據說這是二十年來最大的一次地震災害，傳統的泥磚房舍不耐震撼，紛紛倒塌。

電視屏幕上，我們看見殘垣斷瓦間，披頭散髮的受訪災民正用我們聽不懂的尼泊爾語言大聲哭訴。如此狼藉景色、慘苦的容顏，他們是在追悼喪命的親人，或是

在向政府爭取救助、施捨磚瓦，以便重建他們的房屋罷。在加德滿都看電視新聞的我們為之慘然、悚然。

螢火蟲照亮樹林的美景，以及大地震動後的流離慘苦，在我心中竟形成了奇特的重疊畫面，令我長久追懷。

生命所能感觸、人所競相追求的「美」，說起來也只是出自感受。按照佛法分析，既是感受，便是無常的、苦的、非我所能執取的。誰知道揭開「美」的底牌，有這許多因緣生滅、無常、流變所帶來的傷痛；就連我們腳踏以為平靜的大地，不正也是在移轉、翻動之中嗎？尼泊爾的地震經驗，就要比種種良辰美景更能向我們闡明「無常」佛法了。

繼尼泊爾之後，我和阿昌自助旅遊的

行腳繼續。

由訪藍毘尼佛誕地啟始，我們有了九三年的印度佛陀聖蹟之旅，遍訪佛陀成道、說法以至涅槃的遺蹟。而後，又探訪了上座部佛教盛行的緬甸、泰國，以至於柬埔寨的吳哥窟、印尼爪哇的波惹浮屠等佛教在亞洲流傳的寺塔遺蹟。

每年寒、暑假，從台灣飛往世界各地的旅客眾多。有時夾雜在機場人潮中，苦候飛機班序，我心想：「這些人，幹嘛好好的家中不待，要飛到種種人生地不熟、充滿各種意料外麻煩的他鄉異域去呢？」

應該是出自一種生命中冥冥的驅迫力，驅使人要以一己微渺的身軀和感官，去感受、探測這世界的未知罷。做為旅行者，我也覺得自己像一隻螢火蟲了。飛進



亞洲繁密的熱帶林野，去探訪遭人遺忘千年的古廟殘蹟，或在殘垣斷壁角落，又邂逅一次寂靜的佛顏……

藉旅行探訪佛蹟，歸來閱讀原始佛典。

讀《雜阿含經》四十九卷，其中有人以「世界邊際在哪裡」為題向佛陀問法的一章。經文中，天人自述以神通力探索世界的行徑，令我讀了不禁微笑。

話說那日夜晚，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佛陀正在樹林小徑上來回踱步。

一點流光如輕絮飄落、墮地，天人在佛前現身了。

天人容貌端美，身軀放光，照亮了祇樹給孤獨園的一片園林。他向佛陀恭敬的行禮後，退坐一面，向佛陀問道：「請

問，究竟有誰能走到世界邊際，並抵達不生、不老、不死之境？」

佛陀笑了：「靠走，是走不到的。」

「奇妙！」天人說：「世尊說得很對。因為我有神通，能記憶自己的宿世情景。我曾名叫赤馬，做外道仙人。我行走起來快速極了，一轉念就能超山越海。我想：何不用如此的神足通，去究探世界的邊際呢？在此決定之下，我立即動身。除了吃飯、大小便利，我無時無刻不在奔走出中，睡眠也簡省到極少。即使如此，我狂走百年，直至老死，也沒見到世界的邊，真是遺憾！」

佛陀向這位天人說：「你看我，也只是擁有平常人的身軀罷了。但是我卻可以告訴你什麼是世界、什麼是世界的集起和

消滅，以及抵達世界盡頭的方法。」

「聽著，赤馬！什麼是世界？五蘊——受、想、行、識就是世界。出於貪愛，世間集成；斷除貪愛，世間散滅。要通抵世界邊際沒有別的方法，只有靠修行八正道——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「聽著，赤馬！如果人能了知世間苦，斷世間苦；了知世間集，斷世間集；了知世間滅，證世間滅；了知世間滅道跡，修彼滅道跡。如此，這人就可以說是度抵貪愛彼岸，行過世界，極盡苦邊，抵達不生、不老、不死之境了……」

《雜阿含經》經文中描述佛陀向天人開示至此，天人「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沒不現。」

這位「赤馬」天人也真像螢火蟲，身軀一閃就自暗夜裡的祇樹給孤獨園中消失了。感謝他奇異的生命微光，為我們照亮了一頁佛陀教示。

然而，讀者如我不免好奇：赤馬天人在聞法後能捨下五蘊，停止他的漫遊嗎？無論如何，佛陀已一語道破生命苦惱的界限，端看他生不生起厭離、求解脫的意欲了。

小雨歇停。這是我和阿昌旅行峇里島的最後一個夜晚，待要歸去了。椰林水田邊流螢閃爍、明滅，像為我串結一連串珍貴的記憶。

雲散，天上群星歷歷在目。